

态坐着。我的腿根本经受不了长达几个小时、几天的参禅打坐的煎熬。我想恐怕我的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不是干这一行的材料。

在坐禅期间，我在各种的奇思怪想之间飞翔，当然这中间既有高尚的思想，也有卑鄙的念头。同时，我的身体（包括大脑）也发出叫嚣声，要让我听见；它们朝我尖叫着：抓住我，推动我，做任何事情都行，只是不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然而，禅宗的精神包含着远比身心的静修更为博大的内涵。为期一周的静修到了第三天，大师的一句教诲深深地触动了我。他说：“有的人来此静修，是为了获得真正的禅的体验。那样的话，他们根本不必到这里来；在全日本各地到处都有他们可以得到这种感觉的寺院。而几百年来，到本寺来的人都是为了得到‘大解脱’，即自我的消亡。”

如果此语是出自在我所任教的圣本笃大学修道院院长之口，我不会感到吃惊，但当其来自地球的另一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时，则着实给我真正的震动，同样使我眼界为之一开。可是，我的感受仍然和圣·奥古斯汀(St. Angastine)所说的一样：“是，主啊，我愿意，我真愿意放弃我的一切，抛开我的所有；我知道我该这样做，可是还不能马上这么做……所以，您能不能稍候？”我发现这就是我人性中那可怕而又令人费解的一面：我情愿牺牲我所了解的真实和现实所带给我的快乐和充实感，而不愿意放弃自己在主宰一切的表象和幻想。我几乎是从直觉上选择了我生活中暗无天日的一面，去关注明天，而不是生活在阳光下和现时现刻的充实圆满之中。

放弃那种幻象，放弃那种控制，肯定是大师所意味的，而所意味的肯定是自我消亡的涵义。而这种死亡，这种死中有生的死亡，并不可能廉价得到，然而人们仍然不愿为此付出代价。但是，我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认识到，我一直在有意或无意地寻求一种均衡，一种时间的结合：秋天以前的时间(Letempsperdu)，普鲁斯特(Proust)失掉的时间，“垂直”的时间加上亚当原

罪以后的时间，即一种流动的、水平面的时间及有序的时间。时间倒转之路被手持喷火宝剑的天使所封闭；已不再可能回到天堂里天真无邪的境地。对于前进的道路，诚如诗人 T.S.艾略特所言，这条道路充满“郁闷的怪物所发出的尖笑、埋怨、嘲笑或者喋喋不休以及无法慰藉的癫狂思想的巨大哀号”。我也开始发现，就如同艾略特所说的那样，这种“纯粹单纯的境界”的代价“并不比其他东西小”。这有点像在马戏团帐篷里玩空手荡秋千，尽管我们的恐惧是真实而存在的，我们仍然纵身一跳，因为经验使我们相信，秋千架刚好会在那一恰当时刻转到一个地方被我们抓住。

我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只有在我不做任何企盼的时候，我才有可能找到音乐的真实感觉。更妙的是，我是在没有把目光投射到未来的时候——只有在不受已知领域束缚的情况下——我才可能真正地听见音乐。当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一情形出现时，弹奏者和听赏者的划分，“为”和“无为”之间的对立，都得以超越升华，而我自己竟非常自然地重复约翰·鲍罗迪的感叹：“太美了。”只有在我以那种“天真无邪”的心境去聆听时，琴键上的音才有生命的活力，才像艾略特笔下的另一个值得回忆的意象一样：“……有人观赏的玫瑰才有花相。”

我希望今晚我们不要忆起过去或未来，让我们互助以便一窥得那个更为深邃的时间，这个时间，瑞尔克把它称为“周而复始的完整时间”。

正是那个原因，在今晚的节目中，我选择了贝多芬的最后一部钢琴奏鸣曲，第 111 号作品，作为今晚最后的压轴节目。尤其是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特别能够发现 3 个阶段的时间之间所取得的均衡，它们既彼此独立，但又彼此紧密相联。

在第一乐章，我们可以发现这位双耳全聋的伟大天才的过去。他已不再抵抗、拒绝这一过去；没有自怜，也没有痛苦，甚至没有遗憾地接受了遭遇百般磨难命运。

第二乐章——整部作品只有两个

乐章——向我们显示贝多芬已经到达了他生命中现在的这一时刻，这一乐章同时也展示了他的未来：《第九交响乐曲》以及最后一部四重奏。

第二乐章的主题——一个极富于变化的主题——达到了既无所表达又无所不表达的境界。最终这些主题的变奏引导我们进入到一个与我们现今世界毫无关系的领域：一片沉寂的领域。但是，我必须告诫你们，这第三个变奏对你们将是一场考验，看你们会不会把这片沉寂与那一类平庸的和平宁静混淆起来。

真正的、忠于音乐家内心的音乐，不是出自有声世界和噪音世界，而是来自空灵、空无，也就是中国古代的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所称的“万物之母”；伟大的音乐产生于空寂，在理想的情况下，会把我们带回空寂之中，这样我们才能在诗人 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第一部分“燃烧的诺顿”中所揭示的栖身之处稍作停留：

“在那旋转的世界的静止点上。  
既不是血肉也不是血肉全无；  
既不是从哪里来也不是往哪里去，  
在静止点上，那里正在舞蹈；  
然而既非阻止也非运动。  
别称它为固定性；  
那里过去和将来汇集在一起。  
既不是往哪里来或朝哪里去的运动。  
也不上升也不下降。  
除了这一点，这静止点，  
将不会有任何舞蹈，  
虽然我们有的只是舞蹈。  
我们只能说，我们曾经去过那里：  
但我们说不出到底是哪里；  
我也说不出，时间有多长，  
因为那就是把它放到了时间中……  
……时间过去和时间未来  
只允许我们对它们稍有认识。  
如要意识到什么就将不再是在时间中  
……只是通过时间，时间才能被人征服。”

(译者单位：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